

【中国民族民间文艺丛书】

鲁直◎选编

珍珠翡翠白玉汤

趣味浓郁的经典故事，全面展现国粹艺术悠久巨长的
发展轨迹。知识性、趣味性、故事性并重，是该书的
最大特点。



二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I27
274.1

【中国民族民间文艺丛书】

鲁直◎选编

珍珠翡翠白玉汤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傻子学乖

刘宝瑞 口述

殷文硕 整理

一个人说呀，就为单口相声，今天我说的这段儿是傻子的故事。我说的这种傻子是专门培养出来的，这傻子还有培养的？哎，有！在旧社会，像什么官僚买办、地主豪绅，这种家庭容易培养出傻子来。小时就娇生惯养。奶妈儿、老妈儿、看妈儿、哄妈儿四个人管着这一个孩子。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几岁啦还系着屁股帘儿呢，十五岁啦睡觉还得有人哄着。十七八的大小伙子啦，吃饭还得别人喂哪！老妈子不说这句话他不吃饭，非得说：“少爷，该吃饭啦！”（学傻子腔调）“嗯，走。”这才去。老妈子要是不叫他，他能一天不吃饭，饿得趴在炕上捂着肚子，就是不敢吃饭，怎么？老妈儿没说话呀——那还不傻呀！

有这么个故事。有一家大财主，跟前三个姑娘，长大了都出嫁了。大姑娘嫁了个秀才，二姑娘给了个举人，就数三姑娘长得漂亮，寻了个傻子。为什么单找了个傻子呢？过去婚姻讲究门当户对，傻子他们家那财主比丈人家还趁。姐妹同一天出阁，大姑娘二姑娘咱先不提，单说三姑娘。她听丫环说三姑老爷是个傻子，心里这份儿别扭啊。等到下了花轿这么一瞧哇，嗨，傻子家里那个气势那个派头，比她们家大多啦，她也不说什么啦。

到拜天地的时候，傻子直往床铺底下钻，好容易把他拽出来，拽到天地桌那儿，刚一松手，哎溜，又跑厨房去了。再拽他，说什么也不出来了。老妈子就说：“少爷，快去拜天地吧，不要误了吉刻吉时啊！”

“是是是！跟一个大姑娘在一块儿多不好意思啊！”



厨房大师傅搭茬儿了：“少爷，没关系，那姑娘是你媳妇儿。”

傻子一听就急了：“那是你媳妇儿！不许你胡说！”也不知道是谁胡说哪！

老妈子说：“少爷，你就过去跟她一块儿磕个头就行了。”

“是是是，磕头干吗找我呀？！到年下给老佛爷磕头，不都是我爸爸先磕吗？”

“噱，你怎么那么糊涂啊，那是过年，这是拜天地！”

“甭管干什么啦，还是让我爸爸先磕吧。”您说这像话吗？

折腾了一天，到晚上该睡觉了，还是老妈子先哄着他，把他哄着了，老妈子才能走。这一宿傻子醒好几回，醒了就哭。三姑娘没办法呀，还得现哄他，哄了半天怎么着他也不睡。三姑娘急了，说：“哄你半天怎么还不睡呀？”

“是是是，这么哄哪儿成啊，你不拍我怎么睡呀？”

嘁！敢情睡觉还得用人拍着。

第二天，三姑娘心里堵着一个大疙瘩，琢磨着明天就到了“三天”该“回门”啦，我们俩得一块儿回娘家呀，就他这个傻德行，让众亲友一看多笑话呀！三姑娘愁得坐在屋里掉眼泪。傻子一看新媳妇儿哭了，就跑过来了：“是是是，你哭什么哪？”

三姑娘真急了：“哭什么呀？跟你在一块儿我算倒了霉啦！”

“是是是，怎么办呢？”

“你是个傻子。”

“是是是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傻子呢？”

“你不会说话，明儿‘三天回门’你跟我一块儿回娘家，我爹妈一看你这傻德行，大姐二姐一听你不会说话，她们一笑，我多难看哪！”

“是是是，我不会说话，你不会教给我吗？”

三姑娘一想：哎，对呀。“我教给你记得住吗？”

“是是是，记得住。”

“明儿到了我们家，我爸爸要是出来迎接你，你怎么样啊？”

“是是是，我就进去。”

“没那么省事的。我爸爸必然说：‘三门婿你来啦？往里请吧。’你先别走，这就该你说话了。”

“唔……那我说什么呀？”

“你说，‘岳父大人您头里请吧。长者先，幼者后。小婿我来了，我应当的，我应当的。’”

“哎，是。岳父大人您头里请吧。长者先，幼者后。小婿我来了，我应当的，我应当的。”

三姑娘一听挺高兴，他真说上来了。“到里边儿，你瞧我的。我磕头，你跟我一块磕头。到吃饭的时候，咱们坐在一桌上，我爸爸必然给你夹菜，你就说：‘岳父您停手，小婿我自取，我够着了，我够着了。’你把我刚才教给你的话说一遍。”

“岳父大人您头里请吧。长者先，幼者后。小婿我来了，我应当的，我应当的。岳父您停手，小婿我自取，我够着了，我够着了。”

三姑娘说：“对，别忘了啊！”

这一说“别忘了”，傻子逮住理了，这一天没别的了，老说这几句：“岳父大人您头里请吧。长者先，幼者后。小婿我来了，我应当的，我应当的。岳父您停手，小婿我自取，我够着了，我够着了。”没结没完，把三姑娘说烦了，“待着吧！”那意思就是让他别说了。他以为这句也是教给他的呢：“岳父大人您头里请吧，长者先，幼者后。小婿我来了，我应当的，我应当的。岳父您停手，小婿我自取，我够着了，我够着了。待着吧！”嘿！他把这句也加上啦！三姑娘火了：“别穷哟听导啦！”傻子以为这句也是教给他说的哪，又把这句学会了：“别穷得啾啾啦啦！”三姑娘这个气呀：“再说我给你个大嘴巴！”傻子一听害怕了，不敢说了，虽然嘴里没说，可心里头记住了。

等到第三天，两口子一块儿坐车回门。三姑娘她爸爸出门迎接，果然老岳父真说了这句话：“三门婿你来了，往里请吧。”傻子一听赶紧说：“岳父大人您头里请吧。长者先，幼者后。小婿我来了，我应当的，我应当的。”老岳父一听：都说我这三门婿傻，他不傻呀！到屋里一磕头，傻子小心谨慎，看三姑娘怎么磕



他就怎么磕，还真没露出马脚来。

赶到吃饭的时候，老岳父老岳母上座，三对夫妻下首相陪。落座以后，岳父疼姑爷，果然布过菜来了：“哎，三门婿，你吃这个！”

“岳父您停手吧，小婿我自取，我够着了，我够着了。您把那丸子往这边挪挪。”三姑娘一听：怎么又添了这么一句啊？

老岳母一听三姑爷喜欢吃丸子，赶紧拿勺舀了俩丸子：“哎，三姑老爷，给你这丸子。”

傻子把那句想起来了：“待着吧！”

“哟，怎么啦？好心好意给你布菜，怎么说我‘待着’？”

大姐一看老太太生气了，赶紧替傻子解释说：“妈您甭生气，三妹夫没把话说明白，他是好意，说让您歇着吧。他让您歇着您就歇着，我来给他布菜。三妹夫，你吃这个吧！”

“别穷嚷嚷啦！”

“啊？！我这是穷嚷嚷呀？！”

二姐在旁边搭茬儿啦：“大姐，我明白了。小时候你们姐俩就反对，净打架。甭问，准是三妹妹把这事儿告诉三妹夫啦。我和三妹妹最要好，你瞧我的，保险不会对我错了。那什么……三妹夫，我说的对吧？”

傻子把那句也想起来了：“再说，我给你个大嘴巴！”

给谁一个大嘴巴呀？！

吃西瓜

张寿臣 口述

何 迟 整理

不易，哪行也不易！就拿我们说相声的说呀，俩人好办，一个装傻，一个装机灵，俩人背道而驰，说着说着您就乐啦！实在

不成啊，俩人来了装不认得，这个问那个：

“贵姓啊？”

那位说：

“不敢，贱姓什么。”

“您才来呀？”

“我来了会儿啦。”

“我怎么不认得您呀？”

“没人给介绍。”

这是俩人。一个人不成，一个人我自己问我自己：

“我贵姓啊？我不敢，我贱姓张。我早来啦？我来了半天啦。我怎么不认得我啦？”

这我怎么活来着！我要不认得我，回头我怎么家去！这个呀，一个人就得慢慢地说。还有一样啊，出我们的口，得入您的耳，难！站在这儿呀，要紧的是人缘儿，没人缘儿不成，往外一站八个字口语，完啦！哪八个字呀？“头脑各别，面目可憎”，人越瞧越恶心，一点儿爱人肉儿都没长，长点儿爱人肉长脚心上啦，管什么哪，谁瞧见啦？不易呀！

说做生意难哪，做生意怎么难哪？他得变着方儿赚人家钱，难哪。

拿鲜货行说，这行呀就难，正叫“鲜货”呀，也可以叫“险货”。怎么？赚钱哪也是它，赔钱也是它。好比说吧，鲜货，越大果局子越赚钱，越摆小摊儿的越不容易。旧社会那阵儿送礼的多，坐着汽车，带着底下人，打这儿一过就站住啦，“约多少多少斤苹果，约多少多少斤蜜柑。”这个那个的这么一要，连价儿都不问。约的时节呀，分量小点儿那位也不争。他外头摆着的这个呀全是好的，猴儿顶灯。什么叫猴儿顶灯？上头是好的，破的、烂的搁底下啦！给那头儿送礼，那头儿收礼不能当时就吃呀，绝不能当着朋友就吃呀！再说收礼的人比送礼的派头儿还大呢，就搁一边儿啦。过些日子烂啦，不说这东西原先就烂啦，说它呀搁日子多，搁烂啦！其实打根本就是烂的！那个能赚钱。街面儿上摆摊儿的那个小贩，坐汽车的人不上他那儿买去，他这价

钱哪，买来的贵。大果子局是整筐买来的，他卖得贱。摆摊儿的没那麽大本钱，得打他们手里买，这头层利让他们赚了去啦。这一摆摊儿，好比卖苹果吧，这儿摆着，走道儿的吃不起的不吃，连瞧都不瞧。这位呀吃得起，拿起来呀先掂掂：“这苹果不老瓷实的！”这位一掂那位一攥哪，这苹果一会儿就黑呀，黑了怎么卖呀？一说价钱，“嗨！那么贵！”往摊儿上一扔，摔着的地方一个大坑，他走啦！这卖东西的能把他叫回来吗？“你回来，你为什么不买？攥了半天，你给我摔个大坑！”净麻烦。可他也能变着法儿赚钱，一带生意口就赚钱啦！

卖枣儿，卖葡萄，刚下来的时节呀他吆喝甜的，他老说好的，其实这葡萄哇是酸的！枣儿哇是抄枣儿！在我们北京啊，他一吆喝就是这个味儿：“甜葡萄哇，嘎嘎枣儿哇，吃枣儿吧，又贱又甜！”甜葡萄，你买去，不甜哪也得算着！刚下来呀，它不甜哪！他要说实话哪？说实话，就卖不出去啦！

“酸葡萄来抄罗枣儿来，买枣儿来，连吃带吹！”

里头净虫儿，准吃？他得把它夸好了！生意口嘛！

最难是卖柿子的，乍下来好卖，乍下来进焦酥脆硌口儿甜。柿子不是涩的吗，为什么才下来倒甜哪？是啊，这种柿子它涩呀，吃一口就张不开嘴，嘴就木啦，拉不开舌头，怎么办哪？怎么就甜啦？他在柿子店拿开水过了一回，可不是搁锅里煮，搁锅里煮就烂糊啦，把柿子摆在大缸里，缸底呀有窟窿，有竹子筛子，缸盖儿呀是这么厚的毡子，弄开水呀往缸里这么一浇，倒到里头一盖盖儿，底下有筛子，水打底下流出来啦，拿热气一闷，顶到晚上啊把柿子拿出来，搁炕席上这么一摆，当院这么一晾，拿露水这么一打，明儿早晨哪柿子上一层白霜，吃到嘴里进焦酥脆硌口儿甜，那个涩劲儿没啦；就在八月节前后，柿子最好吃。就怕什么月份呀？九月，一过霜降，要命啦！这柿子熟哇，是打里头往外熟，外皮儿呀还是涩，要拿开水一冒哇，外皮儿倒不涩啦，里边儿馊啦！吃了拉稀。不见开水它是涩的，卖不了。卖这种柿子带生意口的能卖。不带生意口的他是这么吆喝：

“不涩来，涩啦白吃来！”

这是规矩的卖柿子的。要遇上那号儿净想赚钱的哪，他就不这么吆喝啦，他吆喝价钱，不吆喝别的。

“一毛啊，八分啦，这边儿一毛，这边儿八分啦！”

来一位吃柿子的：

“怎么卖呀？”

“大个儿一毛，小个儿八分。”

拿起来先问：

“涩不涩？”

卖柿子的怎么说？说：“这涩！”说涩人家走啦，不吃，有钱不吃涩的！说：“不涩。”不涩人家咬一口，涩，说瞎话冤人不成。这位问涩不涩，要不怎么叫生意口哪，一问：“涩不涩？”

“先生，您尝，您尝！”

听这话了没有？你问他涩不涩，他任什么没说，他让你尝，他不负责任，“您尝”。这位也听话，拿起来就咬！

“嗨！涩呀！涩呀！”

“是，先生，是这么的，现在过霜降啦，里边不涩啦，您把皮儿啃去，吃瓢儿，瓢儿不涩。”

这位也听话，一啃皮儿，把皮儿全啃了去啦，再试瓢儿，试也试不出来啦，因为什么？舌头全木啦！拿起又一咬：

“里边儿也涩呀！你给换吧！”

“先生，是这么的，我们一个小买卖，这一个柿子卖您一毛。八分多钱的本儿，您啃去半拉，再卖卖给谁呀！”

这位一听：“对呀！”把柿子扔啦，给一毛钱。堵心哪！

“我哪儿也不去，反正我也没事，我跟你操啦！”

到隔壁儿杂货铺买把刮舌头。

“哪儿摆我哪儿刮舌头！”

这儿是柿子挑儿哇，他在这儿刮舌头。来一位呀吃柿子，一瞧刮舌头，躲开啦！又来一位呀，倒霉，没瞧见刮舌头的，净瞧见柿子啦，拿起一个一问：

“怎么卖？”

“这个一毛，这个八分。”

“涩不涩？”

他不说你尝啦，一说你尝，那个人就说啦：“别尝啊，我可上当啦！”

他往那儿指：

“你问问，那儿有吃主儿。”

他往那儿支。这位不知道怎么回事呀，拿起来就问：

“先生，涩不涩？”

那人憋了一脑门子官司，刮得喘不上气来。

“啊？不涩！”

一说不涩，咬一口。咬一口涩，他跟他嚷嚷上啦：

“哎，你不是说不涩吗？”

“不涩我刮舌头？”

这就是生意。

还有一行，这行是什么行道哪？卖西瓜。写的是三分、五分，您要不问价儿，吃哪块哪块五分。您得问完了到底哪种三分哪种五分，问完了再吃，要是不问，您是吃哪块哪块五分，这种事可实在有。我上过这个当！卖西瓜的跟卖西瓜的不一样，规矩主儿卖的着吃，可您瞧着块儿小，我告诉您哪，瞧着块儿小可块儿大，您瞧着块儿大那个可块儿小，同是一个西瓜，到规矩主儿手里切出来能跟奸商差二十块西瓜，小块儿显着块儿大的还是先卖完，那个大块儿显着块儿小的得剩下。那位说：“那怎么讲哪？”奸商卖西瓜呀他是齐着切，瓢儿高发薄，打老远来你瞧是瞧一面儿，绝不能瞧八面儿呀！“嗨，这西瓜挺大块儿！”拿起来就咬，要是咬了一口，一瞧块儿小，你也不好意思搁下啦。怎么拿起来就小了哪？他立着瞧啦，瞧八面儿了，不就小啦！至少你得吃一块呀，一吃好吃，你把那上当就忘啦，就许连着吃好几块。规矩主儿切西瓜，船形，当闻儿宽两头儿尖，那个西瓜着吃。那么他不会按人家那么切吗？那么切它站不住哇，他往那儿一搁，吧唧！躺下啦，再一立，西瓜瓢儿全掉了，净剩西瓜皮啦！奸商切西瓜有技术，凭这技术骗人，吃东西上当不上当就在这儿。还有一样儿：奸商能卖生西瓜。一刀下去，夹刀，一夹刀

准是生的，切出来也没人吃，怎么办哪？这底下没切透哇，起出刀来俩半拉连着，搁桌子底下啦！切好的卖，这个先不切。切好的可是切好的，可最好的那种脆沙瓤儿哪且不切哪，往当间儿那么一摆，拿那个做幌子，号召。你听他吆喝，到我们北京啊，一分钱他吆喝“一个大”。他吆喝“俩大”呀是两分钱，“五个大”呀是五分钱，吆喝这个“大”，他不吆喝几分钱，一吆喝这个味儿：

“斗大的西瓜切成船大的块儿来，两个大来，白冰糖的味！”

白冰糖！白天净卖好的，顶到晚上啦，就把这个生葫芦头儿的拿出来啦。拿出来，他把它切四分之一，不全切，往案上四个犄角儿一摆，有红瓤儿啊白瓤儿啊衬着这个。有种西瓜叫三白，这路生西瓜就有两白。那位说：“怎么两白呀？”三自是白子儿、白瓤儿、白皮儿，他这个呀是白子儿、白瓤儿、黑皮儿！还没有菜瓜好吃哪，吃了就拉稀，酸的！那么谁瞧不出来它是生西瓜——两白呀，白子儿、白瓤儿卖不出去呀！别忘啦，他骗人哪，电灯上啊弄个红灯泡，没有红灯泡哇他糊点儿红纸，拿这红纸一照，这西瓜全是粉红瓤儿，专蒙近视眼，近视眼上这个当！

我有个大爷是近视眼，吃完了饭，打家里出来溜达，夏景天，穿着小衣裳，穿双拖鞋，拿把团扇儿，上街兜风。

“天可真热啊，哎呀，嗨！”

一听那儿吆喝：

“白冰糖的味儿来……”

“西瓜。”

走过来啦。

“个儿不小啊！”

一伸手就拿起这么一块来，生的。逢吃西瓜都找块儿大的，这路西瓜它比别的块儿大。拿起来呀他往灯头那儿凑合。

“红瓤儿。”

灯照的，离灯越近它越红啊！

“怎么卖呀？”

“两个大来！”

拿起一块一咬：

“啃！呸，呸！掌柜的，这怎么酸的？”

卖西瓜的怎么说？说那是生的，生的麻烦啦，人家找地方跟你说去：“你卖西瓜卖生的，我们吃了拉稀！”满打人家不跟你怄气，给你三分钱不就完了吗！可哪儿就等一位近视眼来哪，好不容易来了个近视眼，能让你走吗！少说得吃几块，吃一块不能让你走！话跟得紧，要不怎么是生意哪！

“哎哟，先生，这哪儿的事，您避屈呀，您避屈呀，您甭给钱，这是哪儿的事！这是我们那伙计耽误事，刚才买卖忙，他一边儿收钱哪一边儿吃饭，我说：‘你先吃吧。’他不价，他站在那儿一边儿收钱哪一边儿拌炸酱面，吃面他往里倒醋，一倒醋哇洒到西瓜上啦！西瓜洒上醋，它不就酸了吗？您扔了吧，您扔了吧，您甭给钱！”

人是一口气呀，立刻我大爷这气就消了，攥着这生西瓜：

“完啦完啦，我没听说过，我今年差两岁七十啦，没听说过醋泡西瓜！”

“哈哈，是是是，算我的！”

“算你的干什么，一个小买卖人，哪儿就赚出块西瓜来啦，完啦，算我的！”

“您吃这边儿的。”

往他这边儿让。我大爷打他这边儿拿起一块来。

“也是红瓤儿！”

它跟那块是一个瓜嘛，它不红瓤儿！一咬：

“啃！呸！”

一口全吐。

“我说，这块怎么也是酸的？”

“哎哟！您避屈，您避屈！您吃那犄角儿的……怎么也洒上醋啦！”

我大爷把西瓜扔啦，赌气给四分钱走啦！一边儿走，一边儿骂。

回到家里睡不着，怎么哪？越想越堵心：四分钱不要紧，他欺

负我的眼神儿呀！你卖生西瓜告诉我洒醋！我应当找地方跟他说说去，拿那块西瓜找好眼神儿的瞧瞧去，是洒了醋？是生的？明儿找他去！

第二天下雨，连着下了四五天，这四五天雨呀，市上的西瓜少啦，一晴天哪，西瓜摊儿少啦。那位说：“怎么啦？”北京啊跟咱们天津不一样，北京啊，连雨天，城外水挺深，西瓜车进不来。天津啊多咱也来西瓜，有船。北京全凭西瓜车，城外那么深的水，没路啦，那西瓜来得了吗？来不了。果子市存着的西瓜涨行市，一个西瓜涨多少多少钱。规规矩矩卖西瓜的就不能卖啦，切不出来本儿来呀。他们这个哪，还卖，卖可是卖呀，嗨，厉害呀！这西瓜怎么切呀？这西瓜块儿比往常大了一倍，大一倍可是二分不成，四分也不成，不够本儿。卖两毛，两毛一块。那位说：“两毛一块说下去呀！”讨厌、缺德就在这儿啦，不说这是“一块”呀，要说两毛一块，谁给定的行市呀？他说“一牙儿”，您听见了没有？“一牙儿”。他拿这个把“一块”呀就遮啦！一牙儿的这种呀，一块切成三小块，连四块都切不了，把这小块儿的西瓜搁当间儿几块，四外净大块一牙儿的。这小的卖多少钱哪？卖二分哪。干吗又是小的又是大的？他吆喝哇不吆喝两毛哇，他吆喝二分；吆喝二分哪，可是摆着两毛的，当中间儿那几块您瞧不见，老远一瞧，块儿挺大，西瓜不错，到跟前儿拿起来就咬。

“嘿，挺好！”

吃着这块西瓜还瞧着那块西瓜好，打算再吃两块，一瞧当间儿那么大的那个。

“掌柜的，当间儿那个怎么卖？”

“当间儿那个二分。”

“当间儿那个二分，那么我这块哪？”

“您那不是一块，那是一牙儿，那是两毛！”

哈哈！我大爷去啦，近视眼。晚上出来吃亏呀，他白天出来。

“不行，跟他找地方说说去，生西瓜告诉洒上醋，我嚷一通儿，把桌子给他拥了，我们俩人找地方说理去！”



一听那儿吆喝：

“白冰糖味儿！”

“是这儿，是这儿。哼哼，这么大块儿，怎么卖？”

卖西瓜的也不理他，老吆喝：

“两个大来！”

“嗯嗯，这么大块儿二分，合不上价，生的吧！”

心说：咬一口要是生的，我跟他打架。

拿一块边儿上的一咬。

“嗯！”

吃着好吃，这气就消啦！吐吐子儿，把皮儿扔在大筐里，又拿起一块来。这块吃了，又拿起一块来。吃过五块去呀这才心平气和。冲这卖瓜的：

“哈哈，真有你的，我今儿找你打架来啦，这完啦！”

又拿起一块来：

“生西瓜告诉我洒醋，真是生意人，真惹不起！”

又拿起一块来：

“卖点儿好的成啦，像话。那么骗人哪，发不了财！”

一咬：

“卖好的就得！”

他这一边儿吃一边儿聊天儿，卖西瓜的也不理他。我大爷，您倒少吃呀，吃着好，吃了十八块儿，十八块儿西瓜皮往那儿一扔，拿手绢儿擦嘴。卖西瓜的明白，嗨，比谁都聪明，一瞧他擦嘴——那是不吃啦，你要容他把钱掏出来给你钱，“我吃十八块呀，二分一块，给你一块钱，找钱”，这就麻烦啦，再说两毛钱一块不成啦，那就办不了啦！他呀，不容你掏钱哪，他改，让你这手拿钱拿不出来，你按二分一块给呀，是你吃不起跟他找麻烦，他把这错误搁到你这头儿。这么一吆喝：

“赛冰糖来！”

这儿一擦嘴：

“这当间儿的？”

“两个大来，外头的一牙儿都是两毛钱一块啦！”

十八块全是外头的！

熬柿子

郭启儒 口述

在旧社会里，做买卖的都是想要发财。讲究投机倒把、买空儿卖空儿。要不怎么有这么一句话呢：“无官不贪，无商不奸。”就是在街面儿上一个做小买卖的，他都想尽办法骗人。

久做小买卖的讲究抢先儿：春秋四季，什么东西先下来他先卖什么。到了春天，他卖青菜。什么韭菜啊，蒜苗啊，豌豆啊……一样一样都捌飧^①得挺漂亮，摆在蒲包里。这么一吆喝，出来一位老太太买菜来啦：“卖菜的，有韭菜没有？”“有啊您哪。”“怎么卖呀？”“您买多少钱的吧？”瞧！他不告诉人家多少钱一斤，先问人家买多少钱的，这个地方就要骗人啦。老太太一瞅，这韭菜还挺好，打算吃包饺子：“好吧，你给我拿两毛钱的吧。”卖菜的赶紧顺蒲包底下抽出一个纸条，打蒲包里拿出来三根儿韭菜来，用纸条一裹，得，双手捧着，递给老太太啦：“给您哪。”老太太一瞧，三根儿：“哟，这是多少钱呀？”“两毛的。”老太太一愣：“嘶！我说你这是卖人参哪？”“老太太，这韭菜不是咱中国的，这是进口货。你想，连过关带上税，就合十二块钱一斤。也就是您吃得起呀，贵人吃贵物嘛！”

老太太听他这么一说呀，也不好意思不要啦，原本打算吃饺子，这么一想：“得了，吃面汤拿它做作料吧！”两毛钱卖出三根儿韭菜去，您想他得赚多少钱哪！

在庙会上做小买卖的，还有一种卖“山里红”的。到天津叫“红果儿”。他不论斤卖，用细麻绳儿串成挂儿，做个圆圈儿形

① 捌飧——北京土话，美化的意思。



的，连肩膀儿带胳膊上一齐挎着。在胳膊上挎着那几挂儿呀，把大个儿的都搁前边儿，小个儿的都搁后边儿，啧，擦得锃光瓦亮。一吆喝出来是这种声调：“还有两挂儿咧唉唉唉，大山里红啊啊啊。”其实呀，他身上挂着好几挂儿呢！他就吆喝还有两挂儿。是卖“山里红”的全是这么吆喝。过来个买主儿：“怎么卖呀？”

“五毛一挂儿。”

买主儿一看不值呀：“两毛怎么样？”

“哼，不够本儿啊您哪。”

其实呀，一毛五他就卖。买主儿走了，他又往下落价儿：“您给四毛吧！”

“不要。”

“三毛怎么样？”

“两毛你要卖，我就拿两挂儿。”

“您拿两挂儿去吧！”

在这个时候哇，他的戏法儿已经变好啦：大个儿的呀早就跑后边儿去啦，小个儿的哪，也就自动地上前边儿来啦。结果卖出去的还是两挂儿小的。您说这不是骗人吗？

到了秋天卖柿子。是卖柿子的都这么吆喝：“好大个儿柿子咧，涩了哟，管换咧唉。”涩了管换。谁买柿子都要问这句：“涩不涩呀？”他要是说涩，那人家就不买了；他要是说不涩，涩了得给人家换。他这句话回答得好：“您尝！”

买主儿一听他的话呀，一定不涩。拿起来，“康昌”就是一口：“嗨！好涩家伙！哎，你给换换吧，这是涩的。”他更会说：“您别带皮儿吃呀！现在已经过了霜降了，这柿子不溻了（即不用开水焯了），保不齐有点儿皮儿憋（即涩的意思）。您把皮儿啃了去，它就不涩了。”这位还真听话，拿起柿子来转着弯儿这么一啃，把皮儿都啃下去了，就是中间儿再涩，也吃不出来了；怎么？舌头都麻了：“这不能吃，你给换换吧！”

“这我怎么给您换哪？这一个柿子剩了多半拉啦，皮都没了，我卖给谁去呀？”

“唉，你叫我啃的呀！”

“是啊，我没叫您全啃了去呀，您哪怕掐一点儿呢，我还能把它卖出去，你说这个谁要？得了，您凑合着吃得了！”

“好好好！多少钱哪？”

“得了，您甭给啦。”

“不，我吃得起柿子，就花得起钱！”

“得了，您就给一毛钱吧！”

“好么，一毛钱就吃个涩柿子呀！”这位呀，越想越别扭；一赌气儿，得，进了百货店，买了个刮吃子。心说了：今日我叫你开不了张！这位就蹲在他的摊儿旁边儿刮舌头（做刮舌头姿势）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又过来一个买主儿：“涩不涩呀？”“您问吃主儿！”（指刮舌头那个人）这位还真听话，过来就问刮舌头的：“先生，这柿子涩不涩呀？”

那位心里说啦：“你是个瞎子！没瞅见我这刮舌头么？”拿白眼珠子一瞅他：“这柿子呀！不涩！”其实呀，他这是气话。这位当真的啦，拿起来，“康昌”一口：“喽，好涩家伙！你给换换吧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涩！”

“我没告诉您不涩呀，您问的是他呀。”（指刮舌头的）

这位一想：对呀！又过来问那位刮舌头的：“唉，你不是告诉我这柿子不涩吗？”

“啊！不涩我干吗刮舌头哇！”

“嘶，噢，你们俩勾着哇？”

还有那么一种做小买卖的，专研究“杀熟”，就是越和他熟识的人买他的东西，他越多算他的钱。买主儿明知道吃亏，也不好意思说什么。还有一种做小买卖的，不熟假充熟。就拿卖柿子的说吧，在街上摆个摊儿，用这手儿就能多卖钱，我们那儿有家儿街坊王先生，就上过他的当。有一天早晨起来，领个小孩儿，拿着一块钱出来买菜。刚走到柿子摊儿这儿，这个卖柿子的就赶紧过来给王先生请了个安：“好啊您哪！老没见了！您可发福了？”